

42
37
22

準
貴



紀事本末卷之十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際科

男

際第

訂

故元遺兵

太祖洪武三年春正月癸巳上以王保保為西北邊
患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為征北大將軍浙江行省
本章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為右副將軍御
史大夫鄧愈為左副將軍湯和為右副將軍征征沙

漢上問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能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之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上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舍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搗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狐豚之遇猛虎、取

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二月、北平守禦華雲龍克雲州、獲元平章火兒忽答右丞哈海等、大同指揮金朝興克東勝、麟、獲元平章荆麟等、大同都督同知汪興祖克武州、朔州、獲元知院馬廣等、夏四月、大將軍徐達率師出安定、初、達師至平西、王保保退屯車道峴、達遣左副將軍鄧愈立柵逼之、至是出安定、駐沈見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一日數戰、王保保發兵千餘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一軍皆驚、左丞胡德

濟倉卒不知所出，達率親兵擊之，斬東南壘。趙指揮及將校數人以徇軍中，股栗。明日，整衆出戰，諸軍爭奮，遂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擒元鄉王文濟正及國公闊思孝平章韓札兒、虎林赤嚴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將校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獲馬萬五千二百八十餘匹，駱駝驢騾雜畜稱是，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都督郭英追至寧夏，不及而還。保保至和林，元嗣主愛猷識理達

臘復任以事，徐達以胡德濟失律械送京師，士念其舊勞，特赦之。仍遣使諭達曰：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胡左丞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今歸之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彼常守信州，救諸全，皆有功，不忍卽加誅，懼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卽軍中諭意。五月丁酉，左副將軍李文忠左丞趙庸師出野狐嶺，擒元平章祝真，進敗元太尉蠻子平章沙不丁、朶耳只、八刺等於白海之駱駝山。遂次開平，元平章上都罕等降。都督孫興祖率

燕山右衛指揮平定、大興、左衛指揮龐禮、兵次三不
刺川，遇元兵力戰，皆沒於五郎口。海寧衛指揮副使
孫虎率兵至落馬河，及元太尉買驢戰死之。癸卯
李文忠克應昌，文忠率師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獲元
騎問之，知四月二十八日庚申，文忠督兵兼
程而進，遇元兵一戰敗之，追至應昌，圍其城，獲元王
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官人諸王省院達官士卒等
宋代玉璽金寶一十五，宣和殿王圖書一，玉冊二，鎮
國玉帶玉斧各一，及駝馬牛羊無算，惟太子愛猷識

理達臘與數十騎遁去，文忠率精騎追之，至北慶州，
不及而還，道興州，降其兵民三萬七千人，至紅羅山，
又降其兵民萬六千餘人，捷聞至京師，百官稱賀，上
命禮部榜示，凡經仕元者不與，又以庚申君不戰而
奔，克知天命，謚曰順帝，上又自爲祭文曰：生死廢興，
非一時之偶然，乃天地之定數，古之聖賢，於是四者，
一或臨之，不爲之變，何也？蓋知天命而不惑者也。君
之祖宗，昔起沙漠，彎弓矢入我中國，橫行天下，九彝
八蠻，盡皆歸之，非天命不至此，及君之父子，正當垂

衣守成之時而盜生汝穎華夏驟然號令不行以致失國此人事歟天道歟朕於其時非有三軍六師以威天下乃代君家而爲民主亦莫非天命也曩者君王沙漠朕主中國君與羣臣乃固執不移致邊警數興今聞君沒於沙漠朕用惻然特遣人致弔奠以牲醴以享爾靈爾其鑒之六月李文忠遣人送俘獲元諸王買的里八剌等及其寶冊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剌獻俘於廟寶冊令百官具朝服進上曰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

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對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人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甚繁家給人足朕之祖先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於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衣於中宮朝見見畢賜中國之服亦令謝恩乙亥買的里八剌朝見奉天殿其母及妃朝見坤寧宮俱賜以中國服及賜第宅於龍山封

賈的里八刺爲崇禮侯，丁丑，頒平定沙漠詔於天下，仍遣使賫詔諭安南高麗占城，是日百官表賀，上諭之曰：當元之季，君則晏安，臣則跋扈，國用不經，征歛日促，夫怒人怨，盜賊蜂起，天下已非元有矣。朕取天下於羣雄，非取天下於元氏，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暇逸，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豪傑，其得乘隙而起，即遣使詔諭元宗室部落臣民。元宗室四大王初遁入靜樂崑嵐山中，結寨自固，至是率衆寇武州，太原指揮程桂等擊敗之，追至龍尾莊，四大王

遁走，獲其三大王脫忽的帖木兒送京師。乙酉，左副將軍鄧愈招諭吐番，元陝西行省吐番宣慰使何鎖南普詣軍門降，鎮西武諸王卜納刺亦以吐番諸部來降，追元豫王至西黃河，抵黑松林，殺阿撒禿干，於是河州以西甘朶烏思藏等部皆來歸，征哨極其肅，西北數千里始還。九月，命指揮韋正守河州，正初至河州，城邑空虛，人骨山積，將士見之，咸欲棄去，正語之曰：正受命率公等出鎮邊陲，當不避艱險，報國恩，今既至此，無故棄去，一旦遂生戎心，其誰禦之？吾

與若等死亡無地。妻孥不得相保。毋寧死於王事乎。於是衆感激如命。正日夜撫循軍民。河州遂爲樂土。冬十一月壬辰。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等。還至龍江。車駕出勞於江上。四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達往北平訓練軍士。繕治城池。給守邊將士衣。二月甲戌。元遼陽守將平章劉益降。先是遣斷事黃儔詔諭遼陽諸處官民。帥衆歸附。益遂以遼東州郡地圖。并籍兵馬錢糧之數。遣右丞董遵僉院楊賢奉表來降。詔置遼東衛。指揮使

司以益爲指揮同知。未幾。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瑄共謀殺益。張良佐房高復擒之。殺之。保保走納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高權衛事。至是良佐以聞。并遣使貢馬上。元所授印章。宣勅金牌。獻賊殺劉益逆黨。仍上其事於中書省。曰。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爲敵境。元平章高家奴固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刺張屯駐瀋陽古城。開元則有丞相也速之兵。金山則有太尉納哈出之衆。彼此相依。互爲聲援。今洪保保逃往其營。必有構兵之釁。乞留斷事吳立

鎮撫軍民先將逆黨八丹知院僧兒械送京師詔以
良佐嵩爲遼東衛指揮僉事魏國公徐達徙北平
山後之民三萬五千八百戶散處衛府籍爲軍者給
衣糧籍爲民者給田以耕凡已降而內徙者三萬四
千五十六戶尋命達自北平往山西操練土馬秋
七月遼東衛奏元納哈出據金山爲邊患遣黃儔賚
書諭之曰比者元綱解紐紅巾起於汝穎羣盜徧於
中原僭名號者繼出小明王稱帝於亳徐真一稱帝
於蘄陳友諒稱帝於九江張士誠稱王於姑蘇明王

珍稱帝於西蜀擁兵數萬割據中原垂二十年朕本
淮民爲羣雄所逼集衆渡江與將軍會於太平北待
他俘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爲名家特釋北歸今又十
七年矣朕見羣雄無成遣兵四出北平中原南定闕
粵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爲俘馘元君奔
亡華夏悉定此天命非人力也近聞將軍居金山大
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
遣使通問貢獻姑容就彼順其水草自守一方不然
大厦將傾非一木可支爨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儔

至金山，納哈出拘留不還。置遼東都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吳泉、馮祥爲同知，王德爲僉事，總轄遼東諸衛軍馬。上以劉益之變，納哈出未附，特命雲等鎮之。雲等由登萊渡海，駐兵金州，招降元叅政葉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一方，遂安命靖海侯吳禎帥舟師運餉遼東。淮安侯華雲龍統兵至雲州，謀知元平章僧家奴營於牙頭，夜遣精兵襲之，突入其營，擒僧家奴，盡俘其衆，獲駝馬四百餘匹，進至上都大石岸，攻破劉學士寨。

擊敗驢兒國公於高州武平，悉衆北奔。又遣指揮孫恭等帥兵口北，招諭惠王伯都、不花、儲王伯顏、不花宗王子蠻伯帖木兒等。冬十二月丙戌，遣人送伯都、不花等至京，上命賜第宅、襲衣、什器等物，仍月給錢米有差。

五年春正月乙丑，詔賜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交趾弓五十、彤弓百。庚午，命達爲征北、大將軍，出中路；文忠爲左副將軍，出東路；勝爲右副將軍，出西路。三道並進，以清沙漠。中路由鴈門趨和

林東路由居庸出應昌。西路由金蘭趨甘肅。三月徐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爲前鋒，敗保保游騎於野馬川。丁卯復敗保保於土刺河。保保遁，與賀宗哲合，而拒我師於嶺北。時師數發餽，而心輕敵驟，與之戰，不利，死者萬餘人。達固壘而救之，故徹侯功臣無死者。保保亦不敢入塞。偏將軍湯和遇別部於斷頭山，亦收。馮勝帥次蘭州，傅友德率驍騎五千爲前鋒，直趨西涼，遇元失次罕兵，擊敗之，追至永昌，又敗元太尉朶兒只巴於忽刺罕口，大獲其輜重牛馬，進至

掃林山。勝等師亦至，共擊元兵，走之。友德手射死其平章卜花，追斬四百餘人。降太尉鎖納兒加平章管著等。夏六月戊寅，元將上都驢知大軍至，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餘戶迎降。勝撫輯其民，留兵守之。進至亦集乃路，守將卜顏帖木兒全城降。師至別駕山，元岐王朶兒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馬駝牛羊十餘萬。友德復引兵至瓜沙州，又敗其兵，獲金銀印馬駝牛羊二萬而還。李文忠率都督何文輝等兵至口溫，敵聞之，夜棄營遁，獲其牛馬

輜重無筭遂進至合刺莽來敵部落驚潰復進至臚胸河文忠下令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以負重乃留輜重臚胸河令部將韓政等守之士卒人持二十日糧兼程而進至土刺河元太師合刺章蠻子悉眾渡河留其妻子北嚮而嚴騎以待文忠督兵力戰戰數合敵稍却復進至阿魯渾河敵兵益衆搏戰不已文忠馬中流矢急下馬持短兵接戰從者劉義直前奮擊以身蔽文忠指揮李榮見事急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敵騎乘之文忠得馬氣益厲據鞍橫槊麾衆

更進於是士卒鼓勇皆殊死戰敵敗走逐北至騁海敵兵益大集文忠乃勒兵據險自固而多張疑兵縱所獲馬畜於野示以閑暇居三日敵疑有伏不敢逼稍稍引去文忠亦解而歸迷失道至桑哥兒麻乏水渴死者甚衆文忠患之忽所乘馬跑地長鳴泉水湧出士馬賴以俱濟是役也顧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糧且盡遇元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奮勇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擊敗之掠其輜重牛馬還軍後大振曹良臣至阿魯渾河孤軍深入敗沒驍騎衛指揮

使周顯振武指揮同知常榮神策衛指揮使張耀俱死焉。秋七月乙未，文忠以所獲故元官屬子孫及軍士家屬一千八百四十餘人，送至京師。九月丁巳，吳禎遣送遼東元平章高家奴知樞密院高大方同僉高世舉張海馬遼陽路總管高賦等至京師。冬十一月壬申，命賞甘肅京衛軍士。時馮勝等以匿所獲馬騾牛羊不賞，上曰：「祭遵爲將，憂國奉公，曹彬平江南，所載惟圖書，汝等當法古人省躬以補過。」諸將叩頭謝。十二月壬寅，遣使齎書與元幼主，又與元

臣劉仲德朱彥德書曰：「人臣致身於君，貴有終始。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初立，朝之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事之，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君數事，且令取其子買的里八剌歸。二生宜察之，毋教人以偏強絕父子之道。爾君宗祀不絕，二生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六軍出討，旌旗蔽塞於陰山。二生身膏草野，固奇男子事也。或不能徇國，偷生免死，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六年春正月壬子，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往

山西北平練兵防邊。夏四月華雲龍奏上諸關防守事宜，東自永平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關隘有九約去五百餘里，俱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紫荆關及蘆花山嶺尤爲要路，宜設千戶所禦守從之。六月甲申武朔等州邊警，時大將軍徐達駢師臨清，報至遣臨江侯陳德、鞏昌侯郭興將兵擊之。秋八月丙子，河州土門峽邊警，千戶王才戰死。陳德、郭興兵至答刺海子口，遇敵騎擊敗之，生

擒其同僉興都等，斬首六百級，獲駝馬牛羊千頭，餘衆潰去。冬十月涼州屢有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乃之地，斬其渠帥也速兒，殺獲甚衆，又招降其國公吳把都等。十一月壬子，徐達等擊元兵於懷柔三角村，擒其平章康同僉李文忠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

七年春正月，曹國公李文忠敗敵於白登，俘其國公孛羅帖木兒、文忠駢代縣，遣將各出擒平章陳安禮、水磨飛於三不刺，斬其將珍珠，繫於順寧陽門。二

月癸亥臨江侯陳德獲韃靼禿魯迷失等九十七人於會寧諸處六安侯王志獲韃靼一百餘人於朔州諸處俱送京師三月丁卯大將軍徐達分布六安侯王志南雄侯趙庸駐山西滎陽侯楊璟汝南侯梅思祖駐北平屯種達與李文忠馮勝還京師乙亥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反往招之郭買的不從着沙火石反夜斬其首以歸事聞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

刃之有乖大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所獲牛馬給之夏四月己亥都督僉事藍玉率兵攻興和元將脫因帖木兒棄城走丙辰命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湯和鞏昌侯郭興復鎮北邊戊午都督僉事金朝興等獲元太尉盧伯顏不花平章帖木兒不花等於黑城子等處河南都指揮使繆道獲元叅政等官於聖山兒等處而還秋七月曹國公李文忠督兵攻大寧高州火石崖克之斬元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八月丙辰追擊之於豐州

擒其帥十二人，部衆百餘人，馬駝牛羊萬計。魯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蒙哥及其印，并斬其司徒答俊海。平章把都知院忽都等，九月丁丑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上謂廷臣曰：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南來五載，能無父母鄉土之情？於是厚禮而歸之。選老成宦者二人送行，復遺其父愛猷識理達臘織文金綺錦衣各一襲。辭行，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卽欲遣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旣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以

全骨肉之恩。又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也，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遺書諭元主愛猷識理達臘。

八年夏五月，詔永嘉侯朱亮祖、同穎川侯傅友德率師往北平備邊。八月，故元王保保卒。保保自定西之敗，走河林。元嗣主復任以政，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於合剌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縊死。上一日宴，謂群臣曰：天下誰爲男子者？皆對曰：無如常國公。所將不過萬人，而橫行無留障。上乃拊髀歎曰：是

遇春耶。我得而臣之。我竟無以臣。王保保真男子也。竟冊其妹爲秦王妃。冬十二月癸巳，元太尉納哈出寇遼東，守將馬雲葉旺擊敗之。先是，上勅遼東都司曰：今天寒水結，敵必乘時入寇，宜堅壁清野以待之，慎勿與戰，使其進無可得，退有後慮，伏兵險阻，扼其歸路，可坐而致也。至是果入寇，都指揮使馬雲等探知納哈出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張良佐等嚴兵城守，敵至堅壁勿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

士寡少，指揮韋富、王勝等聞寇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刺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刺吾被傷，悶絕，遂獲之。寇勢大阻，富等復縱兵出擊，納哈出不利，慮援兵且至，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祚河道歸都指揮葉旺策其將退，先引兵趨祚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塞，十餘里，綠河疊冰爲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筭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

老弱卷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卽豎旗。馬雲於城中亦立大旗。令定遠前衛指揮周鶚及吳立等各嚴兵以候。四顧寂若無人。已而敵騎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墮入窰中。遂大潰。雲於城中亦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及凍死者甚衆。旺等復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

九年春正月。擢馬雲葉旺都督僉事。命中山侯湯

和穎川侯傅友德師帥往延安防邊。諭曰。自古重邊防。邊安則中國無事。而四裔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元騎聚散不常。若待其入寇而後防之。則塞上之民必將受害。卿等至邊上。當嚴爲之備。雖不見敵。常若臨敵。三月。湯和等至延安。元伯顏帖木兒遣人請和上聞之。召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邊以備之。勅諭友德曰。無事而講降兵法。所戒爾。其慎之。四月。伯顏帖木兒果乘間犯邊。傅友德設伏大敗之。俘其衆。獲馬畜輜重無算。元平章兀納反。遂執伯顏帖木

兒以降。十一月吐番所部川藏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命衛國公鄧愈為征西將軍，都督沐英為副將軍，率兵討之。

十年夏四月，鄧愈、沐英等至西番，分兵為三道，併力齊入。番部川藏覆其巢穴，窮追至崑崙山，斬首無算，俘男女一萬，獲馬五千，牛羊十三萬。十一月都督濮貞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已而高麗龍川鄭白等來降，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勿納，以破其奸。十一年春正月，北平警。五月，元嗣君愛猷識理達

臘，殂于脫古思帖木兒立。秋八月，西番洮州等處戎寇亂，命西平侯沐英為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等統兵征之，首取甘朶，降其萬戶乞迭迎平其部落，俘獲無算。洮州十八族番鬼據納鄰七站之地，英進兵擊之。

十二年春二月戊戌，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諸處督理軍務。西平侯沐英兵至洮州，番寇三副史阿卜商等率衆遁去，我軍追擊之，獲磧石州叛逃上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等，斬之，遂於東隴山

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遣使請事宜上曰洮州西番門戶今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也遂命置洮州衛設官領兵守之英進擊西番擒三副使癩子等班師夏六月命都督馬雲率兵征大寧十三年春三月元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和林爲邊患命西平侯沐英總陝西兵討之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驍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火脫赤等駭惑不知所措皆

俯首就擒獲其全部以歸

十四年春正月戊子元平章乃兒不花等寇邊命大將軍徐達左右副將軍湯和傅友德率師討之夏四月達率諸將出塞友德爲前鋒軍至北黃河敵駭遁友德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擒其平章別里不花太史文通等沐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而擣高州嵩州全寧諸部追驢駒河獲知院李宣并其部衆而還十五年五月上聞士卒海運多溺死者命羣臣議遼東屯田

十八年二月國子監祭酒宋訥獻守邊策大畧謂備邊在足兵足兵在屯田宜選諸將軍智謀勇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布列綠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之法也上嘉納之

二十年春正月壬子朔命宋國公馮勝爲大將軍穎國公傅友德爲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右副將軍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爲左叅將東川侯胡海武定侯郭英爲右叅將率師北征納哈出上諭勝等曰

納哈出詭詐未易得其虛實爾等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彼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其不備旣克慶州則以全師徑擣金山出納哈出不意必可擒矣旣而復遣前所獲乃刺吾北還以書諭納哈出等二月甲申馮勝等兵至通州遣邏騎出松亭關聞敵騎有屯慶州者遣右副將軍藍玉將輕兵出關襲之殺其平章果來擒其子不蘭奚獲人馬而還三月辛未馮勝等率師出松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遂駐兵大寧夏六月庚午馮勝留兵五萬守大寧率大

紀事本末卷一
二
軍趨金山辛未上勅諭勝等納哈出去金山未遠以兵促之勢必來降且元主謂我得志無意窮追必順逐水草往來黑山魚海之間掩其無備彼衆可盡獲也丁酉勝等至遼河東獲納哈出屯卒三百人馬四百餘匹遂進師駐金山之西將乃刺吾還至松花河納哈出見之大驚相勞問乃刺吾因諭以朝廷送還之意納哈出喜卽遣其左丞劉探馬赤叅政張德裕至軍門獻馬且因以覘我勝遣人送赴京師乃刺吾復備以撫卹之恩語其衆由是部落多有降意時臨

江侯陳鏞所部與大將軍異道相失陷敵死之丁未勝等率師踰金山至女直若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觀童來降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鴛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輜重富厚畜牧蕃息元主數招之不往至是大將軍逼之納哈出計窮乃刺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勝遣馬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爲納款而更覘兵勢勝卽遣藍玉往一禿河受之使還報納哈出指天噴噴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藍玉降

王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酌酒酹玉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議久之納哈出取酒流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座其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茂直前搏之納哈出大驚起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衆悉降凡四萬餘羊馬駝驢輜重亘百餘里納

哈出有二姪不肯降勝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於地亦來降勝以禮諭納哈出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奏常茂驚潰降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將騎兵三千爲殿初納哈出之降也餘衆驚潰者皆竄匿及聞大軍還以其降衆俱行甚恨之乃設伏於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後至伏發猝爲所乘衆寡不敵英馬蹶被執英絕食不言乘間剖腹而死秋七月丁酉納哈出所部營王失刺八禿等來降八月壬子上聞

馮勝等在軍中多不律遣使戒諭之癸酉馮勝械常
茂至京茂勝之婿也勝每於衆中卑折之茂不能堪
出不遜語勝啣之及納哈出降而衆驚潰勝乃歸咎
於茂奏之茂至陳所以降納哈出之故上曰如爾言
勝亦不得無罪命收其總兵印召勝還令永昌侯藍
玉總兵代之九月戊寅納哈出至京封爲海西侯詔
左副將軍傅友德編集新附軍士駐兵大寧防寇
丁未以永昌侯藍玉爲大將軍延平侯唐勝宗武定
侯郭英爲左右副將軍都督僉事耿忠孫恪爲左右

叅將率兵討殘元肅清沙漠冬十一月甲午藍玉奏
元丞相哈刺章乃兒不花遁入和林乞進兵勦滅許
之

二十一年夏四月藍玉率師自大寧進至慶州聞元
主脫吉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間道兼程而進乙卯
師至百眼井去捕魚兒海四十餘里哨不見敵玉欲
引兵還王弼曰吾等提十萬衆深入沙漠未見敵而
班師何以復命玉然之弼復請戒諸軍皆穴地而爨
毋令敵望見烟火師遂進丙辰至捕魚兒海南飲馬

偵知元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王以彌爲前鋒，直薄其營，敵始謂我軍乏水草，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皆不知。元主方欲北行，整軍馬皆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倉卒拒戰，擊敗之，殺蠻子。其衆遂降。元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控怯來丞相失烈門數十騎遁去。王率精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將逃，失馬窟草間，擒之。及追獲吳王朶兒只代。

王達里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金銀印章馬駝牛羊車輛各籍數入奏。聚其甲兵悉焚之，遂班師。一十二年夏五月癸巳，置太寧福餘朶顏三衛於兀良哈。以故元歸附阿禮失里爲太寧衛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海撒奚爲福餘衛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爲朶顏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畜牧。秋七月，元也速迭兒弑其主脫古思帖木兒，立坤帖木兒。其部屬皆奔散。元裔日微。

二十三年春正月命傅友德爲大將軍率列侯趙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訓練軍馬聽燕王節制出征沙漠勅王弼以山西聽晉王節制三月燕王率傅友德等出古北口哨得乃兒不花等駐牧迤都遂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燕王曰天雨雪彼不虞我至宜乘雪速進癸巳遂抵迤都隔一磧敵不知也乃先遣指揮觀童徑詣其營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則相抱持泣倉卒之頃我師已壓其營衆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馬走觀童諭以燕王至母恐乃兒不花與俱

詣軍門降燕王降辭色待之賜之酒慰諭遣還乃兒不花大喜過望於是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而還報捷京師上大喜曰肅清沙漠者燕王也

二十四年春三月元遼王阿札失理寇邊命穎國公傅友德率列侯郭英等討之五月至哈者舍利王道友德遽下令班師敵聞信之越二日忽趨師深入六月至黑嶺鴨山等處洮兒河獲人口馬匹駐師金鞍子山七月復征黑嶺寒山至磨鎌子海蘭尖山追其渠札都深入黑松林之地野人所居熊皮山追達達

兀刺罕掩襲其衆大獲而還。八月哈密寇邊命都督宋晟劉真率師討之。九月晟等破哈密擒其王子別列怯幽王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阿朶只俘衆一千三百人。

二十五年夏四月涼國公藍王率將士追逃寇祁者孫遂進征西番罕東之地五月藍王兵至罕東遣都督宋晟等徇阿真州土渠合谷等遁去尋奉詔移兵討建昌叛帥月魯帖木兒秋七月癸未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率兵至雙狼寨攻破之擒僞千戶段太平等

其衆大潰月魯帖木兒遁去能督兵追捕進攻托落等寨拔之月魯帖木兒復遁能轉戰而前破水寨關及上區寨進至打冲河三里所與月魯帖木兒遇大戰破走之俘其衆五百餘人溺死者千計獲牛馬無算官軍入德昌知府安德渡打冲河道去能遂調都指揮同知陶凱分兵入普濟州搜捕之獲鴛橋於打冲河遣指揮李華引兵追托落寨餘孽進至水西斬月魯帖木兒把事七人其截路寨土渠長沙納的等皆中兵死能還攻天星臥漂諸寨皆克之先後俘殺

千八百餘人。月魯帖木兒復遁入栢興州。九月，罕西西番叛入寇，命都督宋晟總兵討平之。十一月甲午，藍玉兵次栢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并其子胖其衆悉降，送月魯帖木兒至京師，伏誅。玉奏四川之境，地曠山險，控扼西番，宜增置屯衛。順慶府鎮禦巴梁，大行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連雲棧，宜改爲衛。漢州灌縣，西連松茂，碉黎當土番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爲要道，皆宜置軍衛。下羣臣議行之。都督周興帥兵

討元逆臣也速迭兒，追至徹徹兒山，破之。十二月壬申，馮勝等奉命率列侯籍太原平陽民爲兵伍，置衛屯田。東勝立五衛，大同立五衛，大同迤東立五衛，衛五千六百人。

二十九年春三月，寧王權言騎兵巡塞，見有脫輻遺道上，恐敵兵往來，有盜邊之舉。上曰：狡寇多奸，此必示弱誘我軍耳。於是勅燕王選精卒抵大寧，沿河南北覘北兵所在，隨宜掩擊。甲子，燕王率諸軍北至徹徹兒山，遇元兵與戰，擒其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

追至兀良哈禿城遇兀刺兀海戰敗之

三十年春正月命耿炳文郭英巡西北備邊五月

己巳勅晉燕代遼寧谷六王勒兵備邊戒勿輕戰俟

敵分散驕怠邀截要路擊之

三十一年夏四月命燕王率諸王防邊勅曰北騎南

行不寇大寧即襲開平可召西涼都指揮張文傑莊

得開平都督宋真宋晟遼東武定侯郭英等皆以兵

會遼王以護衛軍悉數北出山西北平亦然令郭英

宋真宋晟翼於左莊得張文傑翼於右爾與代遼寧

谷五王居其中彼此相護首尾相救兵法示飢而實

飽外飢而內精爾其察之五月戊午勅左軍都督楊

文往北平并燕谷寧三府精銳往開平從燕王防邊

勅郭英總兵往遼東隨遼王屯開平迤北險要防邊

仍聽燕王節制乙亥命燕王總帥諸王防邊勅曰朕

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公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

不忘危之道也朕之諸子汝獨才智秦晉已薨汝實

為長攘外安內非汝而誰爾其總率諸王相機度勢

用防邊患莫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

意其敬慎之毋怠。

谷應泰曰。塞下之險。東起開鐵。北歷喜峰。西巨
偏頭。五灰相距二千二百里。而遙乃欲阻長城
而堵之列亭障。而蔽之設險守國。蓋其難哉。若
夫高皇之定天下也。與漢唐異。漢唐之主。所稱
勝國之孽者。悉中原之人耳。乾符一御。醜類盡
殲。寶錄攸歸。餘胤革面。然而漢圍白登。唐苦突
厥。內地既輯。邊患乘之。強弩之末。殊未可以易
視也。又况順帝北出漁陽。旋輿大漠。整復故都。

不失舊物。元亡而寶未始亡耳。於時忽答一軍。

駐雲州。王保保一軍。駐沈兒塔。納哈出一軍。駐

金山。失喇罕一軍。駐西涼。引弓之士。不下百萬。

衆也。歸附之部落。不下數千里也。資裝器仗。尚

賴而用也。駝馬牛羊。尚全而有也。假令蹕林祭

纛。大舉報仇。田單一鼓而下。齊申胥七日而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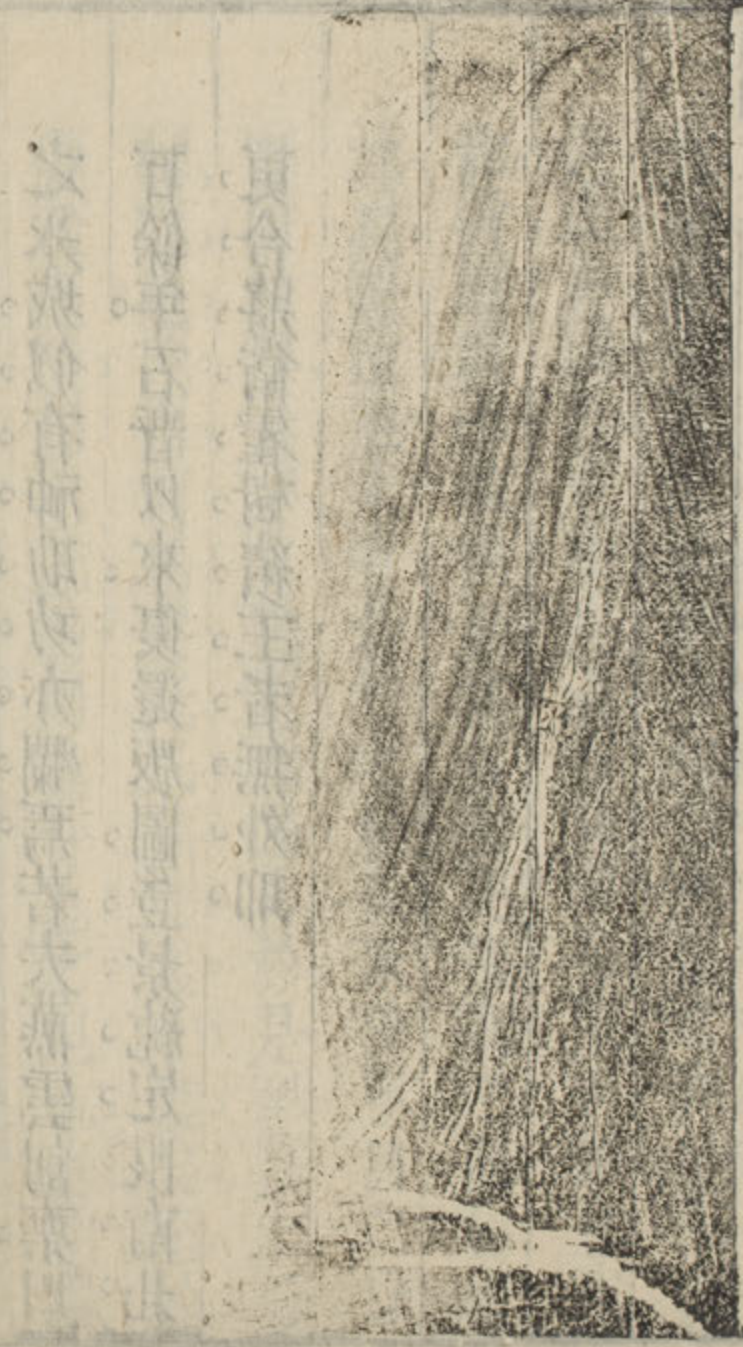
楚。豈得云情歸之氣。沒世不復歟。然而太祖之

攻之也。分兵二道。一出西安。以搗定西。一出居

庸。以搗沙漠。則雲中。鴈門之勢。斷矣。及其再舉。

也。分兵三路。徐達出中路。李文忠出東路。馮勝出西路。則盧龍榆關之援。又絕矣。而且築東勝之險。是南仲之城朔方也。設屯田之利。是充國之守金城也。宜乎左丞右帥東底開平。鄧愈沐英。西臨弱水。雖武師之入。大宛張騫之通。屬國其長。駕遠馭未有若斯之極也。厥後應昌之捷。買的就俘。武平之戰。惠儲歸命。於是犁幕南而無庭。過陰山而慟哭。元氏舊墟。幾乎盡矣。至於設伏馬陵。揚水䟽勒。則桑哥也。之跑地。蒙駝塞。

之冰城。似有神助。功亦爛焉。若夫燕雲割棄。四百餘年。石晉以來。復還版圖。豈景純定限南北。更合將衛霍樹績王者無外耶。



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提督浙江學政命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科

際第 訂

太祖平夏

元順帝至正十五年春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王珍隨州人世農家身長八尺目重瞳以信義為鄉黨所服初聞徐壽輝兵起集鄉兵屯于青山結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授元帥隸倪文俊麾下鎮沔陽與元

將哈林禿戰湖中飛矢中右目微眇十四年以兵千
人槩斗船五十溯夔而上時青巾盜李喜喜聚兵苦
蜀元義兵元帥楊漢以兵五千禦之屯平西右丞相
完者都鎮重慶置酒飲漢欲殺之漢覺脫身走順流
下巫峽遇玉珍訟之且言重慶可取狀玉珍未決萬
戶戴壽曰攻重慶事濟據蜀不濟歸無損也從之遂
進克其城完者都遁父老迎入城玉珍禁侵掠市肆
晏然降者相繼

十八年完者都自果州來攻重慶屯嘉定之大佛寺

明玉珍使明三禦之明三皆破人驍勇善戰玉珍弟
畜之後復姓名曰萬勝又密遣猛士夜眼陳劫烏斗
山寨擣嘉定皆下之惟大佛寺未下玉珍親濟師旬
日城潰完者都察政趙資平章郎互革皆死之人稱
三忠道出瀘州自訪元進士劉楨喜曰吾得一孔明
也
二十一年明玉珍稱隴蜀王初玉珍謀討陳友諒乃
整兵守夔關不與通復立廟以祀徐壽輝至是遂自
稱隴蜀王

二十二年春三月明玉珍僭稱帝于蜀國號大夏改元天統倣周制設六卿又置翰林院承旨學士國子監等官賦稅十取其一開廷試置雅樂供郊祀之祭皆劉禎爲也

二十三年明玉珍遣萬勝等三道攻雲南梁王李羅走金馬山勝入城據之李羅復集衆來攻勝敗于關灘引還

二十四年萬勝攻興元敗還鄒興克巴州

二十五年九月夏王明玉珍以萬勝戴壽爲左右丞

相遺參政江儼來通好命都事孫養浩報之是年萬勝取興元

二十六年春三月夏王明玉珍卒年三十六玉珍頗節儉好文學蜀人安之子昇嗣昇年始十歲母彭氏同聽政改元開熙其都察院張文炳用事忌萬勝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彭氏旨殺之勝夏驍將也兵無不一當百勝死夏以不競劉禎代爲丞相吳友仁移檄興兵昇命戴壽討之友仁曰不誅昭國必不安昭若朝誅吾當夕解壽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不問

九月己亥夏王明昇遣使來聘使者自言其國東有
瞿塘三峽之險北有劍閣棧道之阻古人謂一夫守
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財富利饒實天
府之國太祖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爲本而恃山
川之險誇其富饒此豈自天而降耶使者退太祖因
語侍臣曰吾平日爲事只要務實不尙浮僞此人不
能稱述其王之善而但誇其國險固失奉使之職矣
吾常遣使四方戒其謹于言語勿爲誇大恐遺笑于
人如蜀使者之謬妄當以爲戒也遣叅知政事蔡哲

往報蜀哲挾畫工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太祖覽
而嘉之遂爲取道伐蜀之張本

太祖洪武元年冬十二月遣使以書諭夏王明昇

二年秋八月夏王明昇遣使來貢王師平關陝蜀人
震恐戴壽謂昇曰大明天子遣將用兵所向無敵以
王保保李思齊強盛竟莫能禦况吾蜀平倘一旦有
警計將安出吳友仁曰蜀地非中原比設有緩急據
險可守爲今之計莫若外假交好以緩敵內修武事
以自強昇從其言遣使修貢上賜璽書答之曰朕歷

觀古有蜀者如公孫述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必圖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克捷皆諸將用命故能成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 冬十月壬戌遣平章楊璟諭明昇奉國入覲昇牽于羣議不能決璟將還復以書曉之曰古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無可度焉則爲順圖足下自謂鞬櫜劍閣一夫負戈萬卒誰何此皆不達時變相謬誤足下自度孰與劉備諸葛孔明然僅僅能自保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川

非不過興元王師一至所爲足下謀者各自爲計足下奉老母安歸乎足下卽冲幼當亦痛心老母順逆之圖度之而已昇不能從

三年夏五月大將軍徐達旣出安定走王保保乃遣左副將軍鄧愈招撫土番而自帥所部攻興元以傅友德爲前鋒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至略陽擒故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分遣裨將金興旺等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迎降留金興旺張龍守之達還軍西安 秋七月蜀將

吳友仁寇興元守將金興旺張龍出兵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旺與戰面中流矢拔矢再戰斬首數百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以衆寡不敵歛兵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鷄請援兵友仁圍城決濠填塹攻益急興旺嬰城拒守發巨礮撞石敵兵多死傷時徐達在西安得報卽帥師還屯益門鎮先遣傅友德領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砦友德令軍中人持十炬燃于山上友仁軍望見大驚乘夜遁

四年春正月丁亥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右副將軍滎陽侯楊璟都督僉事葉昇等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爲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爲左副將軍都督僉事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奠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修好存事大之禮憫明昇椎弱不忍加兵數遣賜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于羣議反以兵犯

吾興元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大軍分道並進
首尾攻之使彼疲于奔命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
肅行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
可以爲戒卿等慎之諸將陞辭上復密諭傅友德曰
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
拒我師彼謂地險吾兵難至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
門戶既墮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卿等不勇耳友
德頓首受命仍命宋國公馮宗異往陝西修城池衛
國公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軍士

二月江夏侯周德興拍揮胡海等進指取蜀之龍
伏隘進奪葦屋温陽關中山侯湯和率師克歸州李
逢春烽火山寨分遣南雄侯趙庸宣寧侯曹良臣帥
兵取桑植容美洞會周德興合攻茅岡葦屋寨克之
三月平章楊璟進次瞿塘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
塘天險其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及聞
王師臨境又遣左丞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等
益兵爲固守計壽等于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
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爲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石木

竿鐵銳其上傍橋兩岸復置砲以拒王師至是璟師
次夔州大溪口遣指揮韋權率兵出赤甲山以逼夔
州指揮李某出白鹽山下逼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
璟與都督僉事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扼江之衆
璟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 潁川侯傅
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使人潛
覘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軍弱于
是引兵趨陳倉選精銳五千爲前鋒攀援山谷晝夜
兼行大軍繼之夏四月丙戌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

二月江夏侯周德興指揮胡海等進指取蜀之龍
伏隘進奪葦屋温陽關中山侯湯和率師克歸州李
逢春烽火山寨分遣南雄侯趙庸宣寧侯曹良臣帥
兵取桑植容美洞會周德興合攻茅岡葦屋寨克之
三月平章楊璟進次瞿塘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
塘天險其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及聞
王師臨境又遣左丞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等
益兵爲固守計壽等于鐵索外北倚傘角山南倚南
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爲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石木

竿鐵錠其上，傍橋兩岸，復置砲以拒王師。至是，璟師次夔州大溪口，遣指揮韋權率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某出白鹽山下，逼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璟與都督僉事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扼江之衆。璟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潁川侯傅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使人潛覘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于是引兵趨陳倉，選精銳五千爲前鋒，攀援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夏四月丙戌，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

丁世真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真遁去，遂克階州。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蜀平章丁世真復集兵據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擊破之。世真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庚寅，上以湯和傅友德等伐蜀，三月未得捷報，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右副將軍，帥師助之。丁酉，傅友德下青州，果陽留指揮潘忠守之。進兵狗江，油彰明二縣下之。癸卯，遂趨綿州。

友德選精銳鼓行而前，別遣都督僉事藍玉夜襲其壘，蜀守將向大亨軍驚擾，達旦。友德麾兵乘之，俄大風起，諸軍乘風縱擊，蜀兵大敗，遂克綿州。龍驤衛指揮史鑑死之。大亨走保漢州，友德至漢州，阻水不得渡，乃命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自固，及聞我師造舟進取，乃益震恐。五月己卯，戰艦成，友德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事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大書克階文、緜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初，蜀

人命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等，悉衆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聞友德破階文，擣江池，壽等乃與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州，向大亨悉兵陣于城下，友德選驍騎擊敗之。旣而壽等兵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師遠來，聞向大亨新敗，必洶洶可一戰克也。乃親帥師迎擊壽等，大敗之。六月壬午，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敗之，獲其卒三千餘人，馬三百匹。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濟寧侯頤時守漢州，自將擊古

城又大敗其衆殺獲二千餘人并擒宣慰胡孔彰等
獲馬騾五百餘匹友仁自古城道還保寧時湯和
兵發歸州進攻瞿塘關以江水暴漲不得進乃駐師
大溪口欲俟水稍平上聞之恐其遲遲緩事而傅友
德捷書適至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
階文及青州果陽白水江之地兵旣越險次于平川
蜀人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敵疲于
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
記憶乎何恠之甚也詔至廖永忠遂帥所部先進和

猶遲疑未決會得友德木牌子江流迺進兵自白鹽
山伐木開道由紙牌坊溪趨夔州永忠兵先至舊夔
州蜀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等出兵拒戰戊子永忠
分軍爲前後陣軍旣交出後軍兩翼夾擊之興等大
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衆
辛卯永忠進兵瞿塘關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
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上乃密遣壯士數百
人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
禦饑渴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篲衣魚貫山巖石

間蜀人不覺也。度已至，乃率精銳出黑葉渡，分爲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先破其陸寨，旣而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急擊，發火砲火箭夾攻，大破之。鄒與申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索。擒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筭。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始至。永忠乃與分道。

俞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戊戌，蜀平章丁世真陷文州。先是傅友德克文州，留指揮朱顯忠守之。世真合番寇數萬來攻，顯忠拒却之。其趙元帥復與世真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爲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邪？詰旦，世真攻益急，顯忠出東門拒戰，而世真復攻西門。日且暮，顯忠被創，裹瘡決戰，力不支，城破，死之。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于文州東門。初，顯忠

領士卒七百人及城破僅百餘人既而友德調兵來
援世真棄城走事聞恤顯忠均諒家夏守金州九龍
山寨平章僉思忠率官屬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友
德軍門降獻良馬千匹友德遣人送思忠至京上命
還其馬賜第居京師世真復率餘黨寇秦州攻圍五
十餘日城中食盡括牛畜以食軍友德調兵來援擊
走之世真逃竄山巖自以拒敵官軍殺傷者多懼不
敢出夜宿梓潼廟中爲帳下小校所殺及蜀平小校
赴京言狀上曰小校殺本官非義也不賞 廖永忠

帥舟師自夔州乘勝抵重慶沿江州縣望風奔附次
銅鑼峽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勸明昇奔成都
其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
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
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怖豈能效死若毆之出
戰死傷必多亦終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于鋒
鏑明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款永忠以湯和軍
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駐朝天
門外是日明昇面縛啣璧與母彭氏及其右丞劉仁

等奉表詣軍門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明昇等并降表于京師朱亮祖兵亦至秋七月傅友德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等出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以火器衝之象却走壽兵躡藉死者甚衆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亦得家書聞重慶已降而室家皆完乃籍府庫倉廩遣其子詣軍門納款友德許之翼日庚申壽率其屬降友德整衆自東門入得士馬三

萬分兵會朱亮祖狗州縣之未附者壬戌崇慶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敗斬之判官王桂華率父老降壽大亨既降至夔峽皆鑿舟自沈死八月上遣使諭湯和等曰爲將貴審機而重料敵今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尙據保寧儉且夕之命乘機而取之此破竹之勢無不克者將軍徘徊不進何也吾付將軍以大任而臨事往往逗撓如此何以總軍政寄國事乎和聞詔遣周德興會傅友德克其城執友仁送京師誅之蜀地悉平明昇至京師廷臣上言宋乾德間孟昶降有

叩頭伏罪禮上曰昶奢淫自恣昇幼孽自臣下可免其伏地禮封昇爲歸義侯居第京師已而授昇于高麗命曹國公李文忠經理四川文忠以成都舊城卑隘增築新城高壘深池規制畧備時傅友德駐兵保寧湯和駐兵重慶各遣人招輯番漢人民及明氏潰亡士卒來歸者因籍其壯丁丙子置成都右中前後四衛分隸之復置保寧守禦千戶所調濠梁等衛官軍守之十二月辛卯賞平蜀將士傅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緞二十表榮陽侯楊璟南

雄侯趙庸永嘉侯朱亮祖不與賞上親製平西蜀文紀傳廖二將之功

谷應泰曰聞之各山城用不封諸侯王公設險用守厥國而周都維揚則曰南望三塗北望嶽鄙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蓋古者賢明之主在德不在險也夫中國之得地險者宜無過巴蜀棧道揭其北瀘水阻其西表岷峨之天闕帶一江之雙流勇夫重閉幾乎斗絕矣而自古及今敗亡相繼俘繫人臣罕有全者則蜀之地險

固不足恃也。方夫元運垂終，羣雄並起，明玉珍以隨州布衣，結寨青山，爲徐壽輝之外臣。倪文俊之守將，反文俊，見殺于友諒，而遂奄有三巴。盜竊名字，比之劉宗，下輦而自王。公孫躍馬而稱帝，力尤易易也。王珍不以此時北趨，子午入叩關隴，南下夷陵，先窺漢沔，而但固守夔門。故元稱制偏隅，自割坐待滅亡。此策之最下者，是則東之自守者無過士誠，而西之自守者無過王珍也。方太祖之初，逐鹿中原，未遑外討，答書

通聘，以待隗囂。厚禮卑辭，以驩李密。而使者乃

以張裔之口舌，誇蠶叢之形勝，井蛙坐大，斯爲

過矣。至于元都已沒，秦晉悉平，蜀道一隅，勢如

黑子。乃始命鄒興、莫仁、壽等瞿塘阻水，鐵鎖橫

關，丸泥墨守，不已晚乎。若夫太祖之伐蜀也，以

湯和等舟師入峽，疾趨重慶，此正兵也。而傅友

德一軍揚言發金牛，潛師取階文者，此奇兵也。

夫鄧艾絕入陰平，則綿竹之師不推而潰。吳漢

襲至廣都，則城市之橋可燒而斷。宜乎劉仁表

詣軍門明昇面縛。脚壁而彭氏以爲縱走。成都
不過延命旦夕也。乃知桓溫旣入。李勢告亡。全
斌濟師。孟昶不祀。此張載勒銘于劍閣。左思致
誠于蜀都。王壘銅梁。險無足據矣。從此冉駹效
順。邛笮景從。錫醬出于番禺。竹杖來于大夏。版
圖之盛。固不必言。獨是功紀傳。廖文皆御製。楊
瓌以無績而不敘。小校以非義而輟賞。勸懲
在又非特平蜀之規耳。若夫明昇者。封侯歸義。
居第京師。要領克全。母子相保。雖劉禪樂魏。身
不生還。而望帝歸魂。死猶啼血。嗚呼。方西川僭
號時。其爲寄生久矣。

紀事本末卷之十二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際科

男

際第

訂

太祖平滇

太祖洪武五年春正月癸丑遣翰林院待制王禕齋
詔諭雲南雲南古滇池地南控交趾北接土蕃西擁
渚甸東以曲靖為門戶與蜀黔錯壤麗江松潘烏蠻
霑益如犬牙然戰國時楚威王使將軍莊躋將兵循

江上略巴蜀黔中西至滇池以兵威定屬楚歸報會
秦擊楚巴黔道塞遂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
之漢武帝元狩元年彩雲見南方遣使跡之起于洱
河因寘雲南郡論滇王入朝宣帝遣王褒求金馬碧
鷄之神蜀漢建興二年諸葛亮南征雍闓斬之封其
渠龍祐那爲部長賜姓張氏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
城邑務農桑諸部于是始有姓氏隋開皇中爲史萬
歲所破唐武德貞觀間張氏弱遜位蒙氏號南詔天
寶七年閣羅鳳反敗節度使鮮于仲通西洱河後段

氏有其地段氏之先武威郡人收國號大理宋太祖
立王全斌下四川請取大理蓋唐之禍以玉斧畫大
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不被兵段氏得長
世焉元世祖自臨洮過大渡河經山谷二千里至金
沙江乘革囊以濟獲段興智滅其國乃以其子忽哥
出爲雲南王填之仍錄段氏子姓守其土忽哥死封
其子松山爲梁王至正時把匝剌瓦爾密嗣位明玉
珍一攻之不克至是上旣平夏乃遣使往諭之
六年冬十二月詔使王禕被殺于雲南禕初至雲南

見元梁王君臣諭以奉版圖歸職方梁王不省館于別室數日又曰予將命遠來非爲身謀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於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陳友諒據荆湖張士誠據吳會陳友定據閩關明玉珍據巴蜀天兵下征不四五年悉膏斧鉞惟爾元君北走以死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當是時先服者賞後至者誅乃今自料勇悍強獷孰與陳張土地甲兵孰與中國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不然皇上遣一將軍將龍驤百萬會戰昆明池爾猶魚遊釜

中不亾何待梁君臣懼駭服頗有降意改館禕厚待之會元太子自立於沙漠遣使脫脫白西番徵糧雲南謀連兵拒我脫脫覘知梁王有二心欲弑朝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禕民間脫脫聞之謂梁王曰國家顛覆不能救反欲附他人邪欲躍馬去梁王不得已出禕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禕禕罵曰天命訖汝元我朝實代之燭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乎我將命使臣豈爲爾屈顧梁王曰爾朝殺我大兵夕至矣竟被害瘞地藏寺北禕有王佐才上嘗

語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米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後子紳走雲南求遺骸贈翰林學士諡文節

七年秋八月遣元威順王子伯伯齎詔往諭雲南

八年秋九月命胡廣行省叅政吳雲使雲南上諭雲曰今天下混一四方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重傷吾民卿能為朕作陸賈乎雲對曰雲南恃其險遠故阻聲教臣奉陛下威德曉以禍福彼必順附若其頑不從與師未晚遂遣

雲行時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為徐達所獲送京師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逼雲易服詐為元使更制書以給梁王雲不從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

十四年秋九月壬午命潁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為副將軍帥師征雲南列侯曹震王弼金朝興都督郭英張銓等皆從上諭之曰雲南自昔為西南爨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

遺孽把匝刺友爾密等自恃險遠輒害使臣在所必
討爾等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嘗
覽輿圖咨詢於衆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
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
定分據要害迺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噤喉彼必併
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于此既
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
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使疲于奔命破之必矣雲南
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

落可遣人招諭不煩兵而下也師行上餞于龍江旌
旗蔽江而上丁未傳友德師至湖廣分遣都督郭英
胡海洋陳桓等帥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
等率大兵由辰沅趨貴州十二月辛酉傳友德率
藍玉沐英等進攻普定克之羅鬼苗蠻犷狁望風降
至普安復攻下之乃留兵戍守進兵曲靖元梁王把
匝刺瓦爾密聞明師下普定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
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右副將軍沐英謂傳
友德曰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若倍道疾趨

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上所謂出奇取勝者此也。友德是之。遂進師。丙寅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望見。大驚。倉皇失措。友德卽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勢旣露。固利速戰。然望濟恐爲所扼。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渡。達里麻悉精銳扼水。英別遣數十人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鳴金鼓。樹旗幟。達里麻急撤衆禦之。陣動。英乃拔劔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破其前軍。敵氣索退數里。而陣我師畢。濟友德麾兵。

進薄之。矢石雨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合。英縱鐵騎搗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生擒達里麻橫屍十餘里。俘其衆二萬。友德悉撫而縱之。使各歸業。蠻人見歸者皆喜慰。軍聲益振。遂平曲靖。留兵鎮其地。友德分遣藍玉沐英率師趨雲南。而自以衆數萬向烏撒。爲郭英等聲援。壬申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聞達里麻敗。棄城走入羅佐山。其右丞驢兒自曲靖馳歸。謂曰。事急矣。將奈何。于是把匝刺瓦爾密挈妻子與左丞達的驢兒俱入普寧州。忽納砦焚其龍衣。驅妻子俱。

赴滇池死。癸酉藍玉沐英等師至雲南之板橋。元右丞觀音保出降。明日駐兵金馬山。故梁王閼監也。先帖木兒以金寶來獻。諸父老焚香出迎。玉等整衆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定其民。自九月朔出師。迄下雲南。僅百餘日。藍玉別遣曹震王弼金朝興等率兵二萬分道進取。臨安諸路皆下之。沐英分兵趨烏撒。會友德。先是都督郭英等出永寧路多險阻。諸將欲深入。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非策之上也。遂以兵攻赤水河。

去河二十里爲營。時久雨水暴漲。英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令諸軍斬木造筏。夜半濟河北。曉敵始覺。遂大驚潰。生擒阿客指蠻雲南諸郡邑皆震。至是友德自曲靖帥師循格孤山而南。直擣烏撒。元右丞實卜收兵屯赤水河。拒郭英等。友德大軍至。實卜遁。友德下令城烏撒。版築方具。實卜引諸蠻復大集。友德據高岡嚴陣待之。諸將請戰。友德故勿許。士爭奮思致死。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旣遁而復來。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

據險自固。未易克也。遂進戰。師旣陣。苾部士酋帥衆來援。寶卜合勢迎戰。我師趨之。戰數十合。渠長多中。梁墜馬死者。我師益奮。蠻衆大潰。斬首三千級。獲馬六百匹。寔卜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進至可渡河。于是東川烏蒙苾部諸蠻震蕩。皆望風降附。

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元威楚路平章閻乃馬百參政。列車不花等詣曹震營降。壬午。元曲靖宣慰司行省樞密院同知怯列該傳慰高仁廉訪司副使孛羅

海千及中慶武定徵江三路嵩盟晉寧昆陽安寧新興路南建水七州。昆明富民宜良南甸河陽陽宗六縣。達魯花赤剗麻等官。皆詣藍玉沐英營降。丁亥。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命平涼侯費聚汝南侯梅思祖署司事。甲午。遣使諭傅友德等曰。比得報知雲南巴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去雲南尚遠。今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諸軍。旣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使司及府州縣治之。其烏撒烏蒙東昌苾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渠長。留兵守禦。禁民

勿挾兵刃。至如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金朝興兵畧徵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俱下之。革宣慰司立臨安府及各府十四衛置雲南都指揮司以都督謝熊馮誠署司事。二月置雲南布政司改中慶路爲雲南府。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原明署司事。以張統等爲參政參議等官。閏二月靄翠至京。賜衣帽及鈔遣還。藍玉沐英等進兵攻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海爲固。士曰段世聞明師且至。聚衆扼下關以守。下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

尾關是也。號爲險要。玉等至。品甸遣定遠侯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爲犄角勢。自率衆抵下關。造攻具。夜半遣都督胡海洋由石門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援岸而上。立旗幟。昧爽大軍抵下關。望之踴躍。謹譟。敵衆驚亂。英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將士隨之莫敢後。遂斬關而入。山上軍望見亦下攻之。敵腹背受敵。大潰。拔其城。段世就擒。乃分兵取霍慶畧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于是車里摩斐和泥平緬等處相率降。雲南悉平。三月藍玉遣兵攻拔

三營萬戶砦更定雲南所屬府五十二州六十三縣五十四。傅友德遣使以故元威順王之子伯伯及梁王家屬三百一十八人送京師，并奏云：雲南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要害，量宜設衛戍守，其賦稅則故元司徒平章達里麻等言：元末田土多為豪右隱佔，今循元舊制，歲用不足。已督布政司覆諸衛所，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所徵糧，并故官院寺入官田與土官俱輸，監商中納戍兵屯田所人，并給之上悉可。

其奏未幾，置雲南鹽課司以益軍費。夏四月，賊

東川叅部復畔，傅友德移檄沐英合兵進討，西堡蠻

賊寇普定，貴州衛指揮同知顧成擊敗之。六月，置

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

守之，造舟以渡往來。上復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涼

侯費聚合征南三將軍攻烏撒，烏蒙、東川、叅部、磐石

關、索嶺諸蠻。秋七月，沐英自大理還軍滇池，會傅

友德兵進攻烏撒，大敗其衆，斬首三萬級，獲馬牛羊

萬計，餘衆遁去。復遣兵捕擊悉平之，乃以烏撒、烏蒙

茫部三府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政司八月乙巳遣使諭傅友德沐英曰得報知永昌侯駐軍建昌大軍七月二十八日已擊破烏撒次第搜捕林箐諸蠻然此地山高道隘慎勿輕動入自七星關來者又曰茫部烏撒蠻至夜舉火挈家入霽翠符至可諭霽翠之民縛送軍前其關索嶺非古道古道又在西北可以大軍蹂之開此道以接普定卽茫部渠長可盡獲將軍其熟圖之已復遣使諭曰雲南士卒旣艱食不宜分屯止于赤水畢節七星關各置一衛黑張之南

夷店之北中置一衛如此分守則雲南道路往無礙矣霽翠之地必用十萬衆乃可定也凡此者朕所見大概耳萬里之外豈能周知將軍便宜自處置九月傅友德沐英等分兵攻未服諸蠻以指揮馮誠守雲南諸蠻見大軍出謂城守虛弱遂相煽叛士官楊直尤傑點給其下曰總兵領大軍歸矣雲南城可圖也遂糾衆至二十萬會于城下合三十六營兵攻城時城中乏食士卒多病倉猝聞寇至頗以爲憂誠與指揮謝熊以孤軍嬰城拒守備樓櫓戰具多置強弓

弩于城上，賊至輒射之，多應弦而斃。何賊少怠，出奇兵擊之，賊不能攻，遂圍城爲久。困計，時沐英駐師烏撒，聞之，選精騎萬餘來援。至曲靖，先遣人潛入城報知，爲賊所得，紿之曰：「總兵官領大軍三十萬至矣。」賊相顧駭愕，拔營夜遁去。至安寧，羅次邵甸，普寧大旗江川等處，據險樹柵，欲圖再舉。英至，與馮誠等合兵剿捕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部復定，誠國用子也。

十六年春二月，傅友德等遣人送故元雲南右丞觀音保參政車里不花及渠長段世等一百六十人至京，各賜其家衣服，以觀音保爲金齒指揮使，賜姓名李觀。時友德等平蒙化府、鄧川州、破佛光砦，過金沙江，攻北勝府，擒其平章高生復、平麗江府、平津等州蠻民降者數十萬戶。三月甲辰，上以雲南平，命耿炳文往諭傅友德、藍玉等班師，而副將軍沐英以數萬衆留填之。雲南麓川之外有國曰緬，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上復置大理指揮使司，命周能爲指揮，統兵守之。五月，命六安侯王志安、慶侯

仇成鳳翔侯張龍督兵往雲南尋甸等處繕城池立屯堡安輯其人民

十七年三月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班師友德平雲南上前後下璽書數十懸斷萬里外委曲皆中友德奉行不敢失因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瘞戰骨廣屯田遠邇畏悅以是遂大定夏四月壬午諭平雲南功進封傅友德穎國公列侯藍玉仇成王弼子孫世及陳桓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武定侯張翼崔慶侯將校遞陞有差秋八月壬申平緬宣慰使

思倫發遣使獻方物上元所授宣慰司印平緬在西南彛稍遠自大理越金齒至其地有城郭宮室其人皆樓居地產象馬官民皆髡髮如僧出入則乘象自前代未嘗通中國元始遣使招諭遂入貢至是大兵下金齒與平緬壤地相接思倫發聞之懼故遣使朝貢冬十月乙酉景川侯曹震奏言四川至建昌驛道所經大渡河往來之人多死於瘴癘臣聞諸父老自眉州峨眉至建昌有古驛道平易可行無瘴毒之患而年久蔽塞已令四川軍士乘閒暇時開通其道

以溫江至建昌各驛馬移置峨眉新驛爲便詔從之
十八年春正月東蘭州韋富亂沐英討平之英在滇
甸方物定貢額視民數均力役雲南民賴以安分兵
剪廣西維摩餘孽通四川糧道上喜曰英能如是吾
無南顧憂矣冬十二月思倫發反率衆寇景東馮
誠擊之失利于戶王昇死之

十九年春二月雲南臻洞西浦擺金擺榜諸蠻叛命
傅友德率師討之友德復移兵討平越蠻麻哈楊孟
等乎之秋九月庚申沐英奏雲南地廣宜置屯田

令軍士開耕以備儲畜詔從之

二十年夏五月庚申敕諭沐英等勿遣使往平緬但
葺壘金齒楚雄品甸及瀾滄江中諸道固守待之英
自楚雄至景東每百里置一營率兵屯種以備蠻寇
已復命景川侯曹震選四川精兵駐雲南尋甸普定
侯陳桓靖寧侯葉昇總制雲南諸軍駐定邊姚安畢
節曲靖越州諸處立營屯種侯征討

二十一年春正月思倫發入寇結砦於摩沙勒沐英
遣都指揮審正擊破之斬首一千五百級三月思倫

發悉其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復寇定邊欲報沙摩勒之役勢甚猖獗沐英選驍騎三萬晝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賊營隔壘而陣遣都督馮誠先出輕騎三百挑之賊以萬人驅象三十餘逆戰雲南前衛指揮張因率騎卒五十餘人爲前鋒其渠帥跨巨象直前我軍注矢連發矢中象左膝及脇象仆地渠長中矢走追射殺之諸軍譟而前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賊不足平也乃下令軍中置火銃神機箭爲三行列陣中俟象進則前行銃箭俱發不退則次行繼

之又不退則三行繼之詰旦分軍爲三隊命馮誠領其前甯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將士皆鼓勇而進賊悉衆出營結陣以待其渠帥把事招綱等皆乘象象披甲皆負戰樓若欄楯懸竹筒于兩旁置短槩其中以備擊刺陣旣交群象突而前我軍擊之矢石俱發聲震山谷象皆股栗走指揮張因千戶張榮祖率騎士乘之直擣其柵遂縱火焚其寨烟焰漲天還復以兵邀擊之殺傷甚衆賊黨有昔刺者亦驍勇復率衆殊死戰我左師小却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

帥之首來。左帥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率眾更進。英督戰益急。三軍大呼而鏖。不移時賊眾大敗。斬首三千級。俘萬餘人。生獲象三十有七。餘皆被矢如蟬。死。渠帥刁斯郎理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賊潰。英帥師追襲之。賊連日不得食。死者相枕藉。思倫發遁去。夏六月。東川蠻叛。命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沐英陳桓爲左右副將軍。曹震葉昇爲左右參將。率馬步諸軍討之。八月壬寅。沐英遣都督審正從傅友德討東川。九月。越州土目阿資叛。阿資故羅羅種苦麻

部王師南征。沐英駐兵其地之湯池山。諭降之。至是叛。傅友德等將兵討之。道過平彝。以其山勢峭險。審正阿資遂遷其山民。往居早上村。留神策衛千戶劉成等駐兵。立柵其上。後以爲平彝千戶所。阿資等復帥眾寇普安。燒府治。大掠。友德進擊之。斬其渠滿巴青。

二十二年春正月。阿資退屯普安。倚崖壁爲砦。傅友德以精兵感之。蠻眾皆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擒一千三百餘人。阿資遁還越州。沐英遣審正從

友德擊阿資于越州大敗之，斬其黨火頭弄宗等五十餘人。初，阿資之遁也，楊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分兵追捕之。阿資窮蹙，降。甲午，曹震業昇領兵分討東川叛蠻，悉平之。冬十一月，思倫發遣把事招綱等來言叛逆之謀，皆其下刁廝郎等爲之。以象馬白金入貢，願輸貢賦，百襲遂平。

二十四年冬十二月，沐英以阿資畔服不常，請徙越州，循于陸涼鎮之。阿資復畔，平羗將軍何福督兵討之。至越州，阿資援絕，降。福扼險，置寧越堡。

二十五年夏六月丁卯，西平侯沐英卒於雲南。雲南

二十郡左右，分畫界以大江東北曰金沙，西南曰蘭

滄，俱入海。幅員萬里，英鎮雲南，簡官僚脩惠政，剔姦

蠹，興學校，治水利，墾田一百一萬二千畝，軍食廩足。

恩威並著，教化大行。雲南遂爲樂土。嘗入朝，賜宴奉

天殿，賚黃金綵幣，陞辭上撫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

憂者，爾也。」既卒，追封黔寧昭靖王，命其子春襲封西平侯，墳雲南。

二十八年春正月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平羌將軍何福擒斬之于越州

三十年春正月置雲南按察司 秋九月平緬諸蠻

刁幹孟叛逐宣慰使思倫發奔訴京師命西平侯沐

春為征南大將軍都督何福徐凱為左右副將軍率

雲南四川兵討之 冬十二月乙巳遣思倫發還雲

南駐怒江上命沐春令刁幹孟歸而主母為不臣

三十一年春二月刁幹孟請入貢 夏五月西平侯

沐春進兵擊平緬先以兵送思倫發於金齒使人諭

刁幹孟不從乃遣左軍都督何福瞿能等將兵五千

往討之福等躋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殺其渠

刁名孟斬獲甚眾還兵擊景罕寨寨乘高據險堅守

不下官軍糧械俱盡賊勢益盛福使告急於春春率

五百騎往救之乘夜至怒江詰旦徑渡令騎馳躡寨

下揚塵以警之賊乘高望見塵起蔽天不意天軍卒

至驚懼遂率眾降春乘勝復擊壑喇寨賊夜潰走刁

幹孟乃遣人乞降帝以其反覆不之許尋春病卒何

福討擒刁幹孟思倫發始得還平緬悉定

谷應泰曰。梁王以故元宗室。裂土滇南。國亾君
死。偷視蠻陬。此其勢非同天水之坐大隴。西子
陽之稱尊白帝也。大義自裁。誓不反顧。則北地
劉謚猶能殉漢。烏孫公主義不忘隋。瘞王禕於
北寺。斬吳雲於沙塘。死從余闕。生魂危公計。非
得已節斯烈矣。若以大命既去。新主有歸。天子
北門已棄。中原於敵。旣孤臣天末。難填滄海。于
丸泥。則子嬰輶道。詎是亾秦。劉禪長安。無須思
蜀。稱臣歸命。納土入朝。胡科家留瀟上。突利老

死并州。我其臣僕之悲。亦胡哲保身之智也。而
乃猶豫兩端。徘徊去就。旌旗舳舻。蔽江西上。乃
始開闢平章。歛兵曲靖。不知烏撒之師。分出永
寧。普定之兵。專攻曲靖。大軍直擣雲南。偏師還
赴大理。堂陞有聚米之形。將帥成破竹之勢。釜
中游魂。久已在大祖握中矣。倉皇聞敗。六宮出
走。龍衣焚于寶殿。闔門驅死。滇池鼠輩。乃爾何
因。倔强如是耶。或亦魯連帝秦。願蹈東海。田橫
入朝。道剌客舍之志。與而太祖之下雲南也。運

籌萬里。料敵如神。山川險阨。俱似躬行。進退指
揮不爽。尺寸。史稱漢祖止於百敗。不折敵畏。唐
宗不過身先諸將。方其雄畧。嗟乎後矣。若夫曲
靖之戰。沐英決策。昌霧疾驅。兵臨白石。寧我薄
人。毋人薄我。此先軫所以克也。張熾展角。潛出
敵背。此陳餘所以擒也。臨江結陳。退不能止。此
符融所以死也。甲高熊耳之山。馬飲昆明之水。
路踰萬里。時纔百日。耿舟功震。祝阿李靖。風行
突厥。潁川黔寧。何多讓焉。雖其後編發時聞。不

煩左顧。而軍若驚。彼同敗葉。遙傳仁貴。昨舌
稱神爭。識令公望。塵羅拜沐。氏父子所以威行
萬里也。夫武帝用事西南。燧夜即印。筆遂成荒
服。唐復陷入吐蕃。宋乃割於西夏。元極兵威。始
分桐葉。而黔寧永鎮。三百年來。不獨負金象齒。
來自殊方。抑且金馬碧鷄。入參侍從。豈非春風
所及。鷹眼能慈。泮水之林。鷓音速化。狗與盛哉。

胡藍之獄
太祖洪武二年冬十月上欲以楊憲為丞相問劉基
基素與憲厚以為不可上恠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
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不與焉
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

紀事本末卷之十三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澗谷應泰編著

男

際科

際第

訂

胡藍之獄

太祖洪武二年冬十月上欲以楊憲為丞相問劉基
基素與憲厚以為不可上恠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
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不與焉
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

福淺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小犢耳將質轅而破犁
上曰吾之相無踰于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
太深又不耐繁劇爲之且負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六年秋七月以胡惟庸爲中書左丞相

八年夏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初上旣相胡惟庸基大
感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
何因憂憤增疾基嘗爲上陳歐閩事蓋歐閩之間有
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爲鹺盜藪方氏所

由亂基奏于其地立巡檢司以控扼之其姦民弗便
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而十八豪復陰持其衆基使
子璉上書奏之而不先白中書省惟庸故御基使刑
部尚書吳雲劾之以淡洋踞山海有王氣欲圖爲墓
地民勿與則建立司之策以塞其人致激變疏入上
下有司惟庸請加以重辟又欲逮基子璉獄上皆不
問而第令移文使基知基乃馳入朝見上不敢辨惟
引咎自責而已亦不敢言歸俄有疾惟庸覘上念基
怠乃賜爲好者以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基飲之覺有

物積胸中如拳石間以白上上不省也又三月寢劇使使問之知不能起驛舟護歸青田亾何竟卒

十三年春正月左丞相胡惟庸謀不軌伏誅自楊憲汪廣洋既敗惟庸總中書政專生殺黜以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由是奔競之徒趨其門下魏國公徐達深嫉其奸邪常從容言于上惟庸啣之達有關者福壽惟庸陰誘致爲已用爲福壽所發惟庸故起家寧國令時太師李善長秉政惟庸餽道善長黃金二百兩遂得

召入爲太常卿累遷中書叅政遂與善長深相結以兄女妻善長從子祐貪賄弄權益無所忌一日其定遠舊宅井中忽出竹筍出水高數尺諛者爭言爲丞相瑞應又言其祖父三世塚上夜有光燭天于是惟庸稍自負有邪謀矣會惟庸家人爲奸利事道關榜辱關吏吏奏之帝怒殺家人惟庸謝不知帝又究故誠意伯死狀惟庸懼且見發乃計曰主上艸菅動舊臣何有我死等耳寧先發毋爲人束手寂寂而是時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者常犯法帝切責之二

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二人素慝勇又見惟庸用事因與往來久之益密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藉令都督毛驥取衛士劉遇寶及亾命魏文進等爲心膂曰吾有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壻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以邪謀惟庸又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于元請兵爲外應皆未發會惟庸子乘馬奔入輓輅中馬死惟庸殺輓輅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逆謀益急

而是時日本貢使適私見惟庸惟庸約其王令以舟載精兵千人僞爲貢者及期會府中力士掩執帝度可取取之不可則掠庫物泛海就日本有成約正月戊戌惟庸因詭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臨幸帝許之駕出西華門內使雲奇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缺、不、能、達、意、太、祖、怒、其、不、敬、左、右、搥、捶、亂、下、雲、奇、右、臂、將、折、垂、斃、猶、指、賊、臣、第、弗、爲、痛、縮、上、悟、乃、登、城、望、其、第、藏、兵、複、壁、間、刀、槩、林、立、卽、發、羽、林、掩、捕、考、掠、具、狀、磔、于、市、并、其、黨、御、史、大、大、陳、寧、中、丞、涂、節、等、皆

伏誅僚屬黨與凡萬五千人，株連甚衆，羣臣請誅李善長。陸仲亨等上曰：「朕初起兵時，李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爲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于艸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旣長，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膂，吾不忍罪之，其勿問矣。」卯詔罷中書省，陞六部官秩，倣古六卿之制，改大都督府爲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祖訓云：

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聞設立丞相。自秦始制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雖有賢相，然其中多小人專權亂政。今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事皆朝廷總之。十二月，致仕學士承旨宋濂以孫慎坐胡惟庸黨被刑，藉其家械，濂至京，上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延一師，尚始終不怠恭敬，宋先生親教太子諸王，豈忍殺之？」且宋先生家居，寧知朝廷事，耶？上意解，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

十四年春二月，有訴浦江鄭氏交通胡惟庸者。時四方仇怨相告訐，凡指爲胡黨，率相收坐重獄。鄭氏素以孝義聞，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爭欲行，其弟鄭湜曰：「弟在，乃使諸兄罹刑辟耶？」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暨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辨之。」萬一不直，弟當伏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卽宥之。擢湜爲福建布政司叅議。二十三年夏五月乙卯，太師李善長自縊，虞部郎中

王國用上書訟冤畧曰：人情之愛其子，必甚于愛其兄弟之子。善長于胡惟庸，姪之親耳。于陛下則子之親也。使善長依惟庸成事，亦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男尚主，女納妃而已矣。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世絕官污，不保首領。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人年邁，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感動其中也哉。且善長子事陛下，托骨肉無纖芥之嫌。凡爲此者，必有深仇急變。夫不得已而後父

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迹而忽起此謀者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意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懇惻為陛下明之猶願陛下作戒于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不報國用疏解縉代帥也命刑部以肅清道黨事播告天下韓國公李善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已故侯顧時陳德華雲龍王志楊璟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興黃彬薛顯都督毛驥

陳萬亮耿忠於琥凡二十人

二十五年秋八月丙子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伏誅

太祖洪武十八年秋八月命西平侯沐英為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等統兵征西番玉開平王常遇春婦弟也長身頰面有勇畧從遇春麾下每戰先登陷陣所當無前遇春素稱干上上亦以遇春故寵與之累功至都督僉事至是同英討西番擒其渠癭時子斬獲以千計獲馬二萬餘匹牛羊十餘萬還封永昌侯

十四年秋九月命永昌侯藍玉以征南副將軍同穎川侯傅友德討雲南轉戰平之

事見太祖平滇

二十年春正月命永昌侯藍玉為右副將軍同宋國公馬勝襲金山納哈出降之併降其眾十餘萬勝以

誑誤召還即軍中拜玉為大將軍

事見故元遣兵

二十一年夏四月大將軍藍玉襲捕魚兒海獲元主次子地保奴后妃公主百三十餘人吳王朶兒只等將相官校三十人男女七萬馬駝五萬上大悅下璽著褒玉比之衛青李靖秋七月戊寅大將軍藍玉

遣人送元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事上大怒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為哉元主妃聞之惶懼自盡玉還朝上切責之戒以率德改行十二月壬戌封永昌侯藍玉為涼國公先是擬封玉梁國公至是改封涼鑄其過千券二十三年春正月西番蠻人復叛命涼國公藍玉率都指揮瞿能往大渡河邀擊之玉討平崑川雜道克散毛峒擒土目刺惹等萬餘人置大水田千戶所進平施南忠建二宣撫司叛蠻還增歲祿賜黃金文綺

專詔還鄉

二十四年冬十月命涼國公藍玉往陝西訓練軍士
二十五年夏四月涼國公藍玉捕逃寇祁者孫遂畧
西番罕東之地玉兵入罕東遣都督宋晟徇阿真州
番衆皆遠遁而會蜀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反建昌使
玉移師討之至則裨將瞿能已大破其衆月魯帖木
兒走柏興玉以計誘縛其父子送京師斬之盡降其
餘黨便宜請增設諸衛且請籍民爲兵上報設諸衛
而不許籍民遂班師

二十六年春正月乙酉涼國公藍玉謀不軌伏誅初
胡惟庸之畔有稱玉與其謀者上以其功大宥不問
後諸老將多沒乃擢爲大將總兵征伐甚稱上意嘗
措置陝西邊事至蘭川搥馬微傷手詔慰勞之比於
中山開平二王然玉素不學性復狼懷見上待之厚
又自恃功伐專恣橫暴畜莊奴僮子數千人出入乘
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按問玉執御史
捶而逐之先是北征還私其珍寶駝馬無算渡喜峰
關吏以夜不卽納王大怒縱兵毀關而入上聞之不

樂併詰責其私元主妃玉慢不省嘗見上命坐或侍
宴飲玉動止傲慢無人臣禮及總兵在外擅陞降將
校黔刺軍士甚至違詔出師恣作威福以脅制其下
至是征西還意圖陞爵及命爲太傅玉攘袂大言曰
我固不當爲太師也恒怏怏不樂居宋穎二公下間
奏事上不從玉懼退語所親曰上疑我矣乃謀反當
是時宦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艸臚侯
朱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恪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
友文及諸武臣嘗爲玉部將者玉乃遣親信召之晨

夜會私宅謀議集士卒及諸家奴伏甲將爲變約束
已定爲錦衣衛指揮蔣職所告命羣臣誅狀具寔磔
于市夷三族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
黨論死者可二萬人蔓衍過于胡惟庸 三月辛酉

會寧侯張溫都督蕭用瀋陽侯察罕坐藍玉黨伏誅
九月詔胡黨藍黨除已捕在官者外其未發不究
谷應泰曰昔者太公賜履南至穆陵鬻熊論封
奄有江漢以故土田圭贊勒之景鐘而彤弓盧
矢銘之太常用以分王功臣永保厥世甚盛典

也○乃○高○帝○刑○馬○縮○豨○伏○鑽○闕○誓○國○伍○胥○屬○鏤○
遺○介○推○于○綿○上○試○文○種○于○地○下○弓○藏○鳥○盡○良○足○
悲○矣○明○太○祖○力○戰○中○原○躬○擐○甲○胄○櫛○風○沐○雨○賴○
茅○土○之○爪○牙○枕○戈○臥○鼓○藉○苴○林○之○號○虎○洪○武○三○
年○大○告○武○成○論○功○行○賞○公○爵○者○十○人○侯○爵○者○二○
十○八○人○鐵○券○丹○書○誓○諸○白○水○河○帶○山○礪○爰○及○苗○
裔○主○非○無○勞○之○賜○臣○亦○非○無○功○之○奉○也○獨○奈○何○
惟○庸○復○壁○藏○兵○藍○玉○家○奴○裒○甲○張○敖○不○軌○逼○漢○
祖○于○柏○人○宣○武○稱○兵○追○黃○鬚○于○姑○孰○遂○乃○爵○除○

五○等○禍○及○三○宗○然○而○推○其○始○初○胡○以○傾○邪○升○鼎○
耳○藍○以○寵○利○居○成○功○不○學○無○術○器○小○任○重○宜○其○
及○也○乃○論○者○以○光○武○保○全○功○臣○所○封○不○過○大○縣○
數○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故○君○臣○之○恩○始○終○不○
替○鹿○鳴○天○保○若○魚○水○焉○然○予○考○大○祖○之○分○封○也○
至○尊○貴○者○無○過○韓○國○食○祿○四○千○石○魏○國○食○祿○五○
千○石○未○嘗○裂○土○自○王○也○至○任○用○者○出○師○則○本○于○
廟○算○還○軍○則○歸○之○禁○旅○亦○未○嘗○得○專○征○伐○也○凡○
此○內○安○外○攘○勢○若○犬○牙○強○榦○弱○枝○何○難○控○禦○而○

乃以一人跋扈遂疑尾大之圖倉卒啓機傳會
 難明之事株連者四萬失侯者二十周內深文
 亦云慘矣夫淮陰陽夏就令關通彭越藥布罪
 無相及而况皂隸之後漸乃式微酌金之舉以
 次削除寧有朝登盟府夕繫檻車口血未乾爰
 書遂擬以致善長自縊景濂道亾蕭何三木而
 就徵望之仰藥而自殺豈尚功之典不設于齊
 侯而議功之條不載于周禮耶雖然高帝晚年
 甘露慶雲屢書于冊而醴泉之詐與貶爵削封

播告于外而伏甲之謀起是則胡藍之費抑亦
 鳳德之衰也至若徐中山之忠志無疵李岐陽
 之好學飭行湯信公之聽命唯謹沐西平之居
 貴不驕並皆攀龍鱗而有功履虎尾而不墜嗚
 呼與畢散之徒爭烈矣

此處有極重之墨迹，蓋因紙質劣，致有如此之污損。其間隱隱可見文字，然已不可辨矣。

